



世界经典名著

堂吉诃德

(三)

〔西班牙〕塞万提斯 著

王咏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牧师、理发师与堂吉诃德谈论后者的病	员
第二章	桑丘·潘沙与堂吉诃德的外甥女和管家婆大吵，以及其他趣事	猿
第三章	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以及参孙·加拉斯果学士的有趣对话	怨
第四章	桑丘解答学士的疑问；以及其它该补充说明的问题	愿
第五章	桑丘与妻子泰瑞萨的雅趣对话，以及其它值得一记的趣谈	獭
第六章	堂吉诃德与外甥女、管家婆之间的谈话：本书最重要的章节之一	源
第七章	堂吉诃德与其侍从会商，以及其他最有名的事情	苑
第八章	去拜访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的路上，堂吉诃德的遭遇	獭
第九章	本章的事续后便知	愿
第十章	桑丘用巧计使杜尔西内娅小姐中魔，以及其他真实的趣事	远
第十一章	英勇的堂吉诃德经历惊人奇事：大板车上的“死神会议”	獭
第十二章	勇敢的堂吉诃德与胆大的镜子骑士会面：奇怪的遭遇	愿

第十三章	续叙与林中骑士的奇遇；两位侍从聪明别致的趣谈	怨园
第十四章	续叙林中骑士的奇遇	怨苑
第十五章	交待镜子骑士及其侍从是谁	员愿
第十六章	堂吉诃德与曼查的一位明智人物	员园
第十七章	堂吉诃德胜利处理狮子事件，足以证明他胆大包天	员怨
第十八章	堂吉诃德在绿衣骑士的城堡里大受款待，及其他种种趣事	员园
第十九章	多情的牧人和其他着实有趣的事	员员
第二十章	财主卡麻丘的婚礼和穷人巴西尔的遭遇	员愿
第二十一章	续叙卡麻丘的婚礼及其他有趣的事件	员愿
第二十二章	堂吉诃德胜利完成对曼查中心的蒙德西诺斯地洞的探险	员缘
第二十三章	空前绝后的堂吉诃德讲他在蒙德西诺斯地洞里所见的奇事，太过离奇，使这次奇遇令人怀疑	员源
第二十四章	叙述离题万里的千种琐事，但必须有它，才能正确理解这部巨著	员源
第二十五章	学驴叫的故事、玩木偶的人以及通神灵猴的故事	员员
第二十六章	有趣的木偶戏及其他确实有趣的事	圆员
第二十七章	贝德罗师傅与灵猴的来历；堂吉诃德调解驴叫纠纷，事与愿违，讨了一场没趣	圆员
第二十八章	作者贝南黑利谈的情况，细心阅读的人自会了解	圆愿

第二十九章	魔船奇险	園原
第三十章	堂吉诃德与漂亮的女猎人	園原
第三十一章	叙述许多大事	園原
第三十二章	堂吉诃德答责难者，以及其他或 正经或滑稽的事	園原
第三十三章	公爵夫人和侍女与桑丘·潘沙娓娓闲话——值 得阅读与观察	園原
第三十四章	替绝代佳人杜尔西内娅解脱魔法纠缠的方法， 全书最有名的奇事之一	園原
第三十五章	续叙为杜尔西内娅解除魔法纠缠的方法，以及 别的奇事	園原
第三十六章	“悲戚夫人”亦名“三尾裙伯爵夫人”闻所未 闻的奇事；桑丘·潘沙给夫人泰瑞萨·潘沙的信	園原
第三十七章	续叙“悲戚夫人”的故事	園原

第一章 牧师、理发师与堂吉诃德谈论后者的病

牧师和理发师已有近整整一个月没有去拜望堂吉诃德，恐怕惹起他的怀旧情绪。但他们还是经常去看望他的甥女与管家婆，叮嘱她们要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给他吃清心补脑的食品，因为他的不适很可能就是源于此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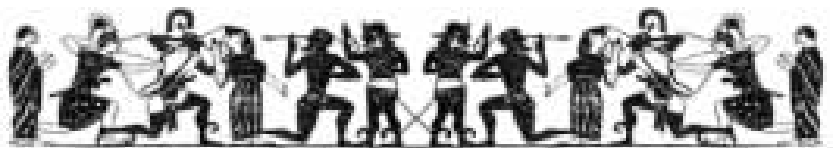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她们回答说已这么办了，以后还一定会照此办理——尤其是据她们观察，他有时也似乎神志清醒。这消息使牧师和理发师十分高兴。

这部极其重要、且又同样精确的史书之第一部的最后一章，曾记载他俩用牛车将着了魔的堂吉诃德送回家，他们认定他的康复是这一创举的结果。

于是，他们决定去看望他，亲自验证他的康复程度何如，因为他们曾认为他是不可能康复的。他俩还一致同意只字不提游侠骑士，免得他伤口初好，嫩肉受不起磕碰。简单地说吧，他俩去看他了，见他身穿绿羊毛背心，头戴托雷都产的红帽，坐在床上，干瘦得像一具道地的木乃伊。

他非常客气地接待他们，他俩问及他的身体情况，他详细介绍了一番，说得头头是道，条理清楚。东扯西拉了一会儿，话题最终落到了时事与政局上：抨击或改进弊端，改革或根除习俗，建立新法律，等等，俨然以当代的政论家、立法家李库尔果或索隆自居。

到最后，他们把国家整个儿更新改型了，把它锤炼得与其原来面目迥然不同。堂吉诃德阐述每个论题时都有条不



紊，这使两位造访者深信不疑：他已恢复神智。

发这些宏论时，他的甥女和管家婆都在场，听到他理解得天衣无缝，觉得上天如此保佑主人，她们大恩难报。不过牧师对他这奇异的康复茫然不解，决定要试试堂吉诃德是否完全康复。他原来是决心不涉及骑士话题的，现在认为可以改变这决心了。

于是，他开始和他大谈新闻，其中包括：宫中已得到可靠报告，土耳其人正结集大军压境，风暴将落在何处，不得而知；如同以往几乎每年都发生的，上帝的所有信徒都惶惶不可终日。国王为保证安全，已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沿岸和马其他岛设防。

堂吉诃德说：国王陛下及时布防国土，其姿态像一位极其谨慎的斗士，因为这种防范可防备敌人的突袭。不过如果听听我对此事的意见，我倒建议做另一种准备，这是国王陛下眼下不大可能想出来的。上帝保佑你吧，可怜的堂吉诃德，恐怕你现在是疯到顶，蠢到底了。当时，理发师也有与牧师完全相同的想法，他敦促堂吉诃德把自己的宏伟计划告诉他俩。

他说：“谁知道呢？给国王出谋划策的多着哩，都不着边际，你的妙计也许仅仅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堂吉诃德回答道：“我的计策决非不着边际，而是非常实用。”

理发师说：“不过我们总是发现：献给国王的计谋，要么是几乎都不实用，要么是非分之想，要么就是可能对国王陛下和国家有害。”

“可我的计策既非实施无门，也不是异想天开。决不是。

— 圆 —



它经过最彻底的权衡，最简便易行，任谁也提不出来。”

牧师说：“扯了半天，您还没告诉我们哩，先生。”

堂吉诃德答道：“现在在这里给你们说了，明天就传到枢密院某大臣的耳朵里，然后眼看着自己发明的成果被别人夺走，我可会追悔莫及。

理发师说：“无论是对国王、皇后、大臣、小卒，还有骑士，或是凡夫俗子我当着上帝的面发誓，决不泄露。这个誓词我是从《神父传》里学来的。在该书的序曲里他向国王立下此誓，而正是这位国王抢走了他一百个杜布伦金币，还抢走了他那头能走会蹿的骡子。”

堂吉诃德说。“这个故事我没听过，但我有理由相信此誓，因为我深知理发师先生是个老实人。”

牧师说：“我也可在此事上为他担保，保证他不会泄漏。”

堂吉诃德问道：“谁又为你担保呢，牧师先生？”

牧师答道：“我的职业就决定我保密。”

“上帝呀！”堂吉诃德大叫一声，“国王陛下还需费什么神？他只要发一个告示，通知分散在全国各处的所有骑士于某日在京城相聚。就算是只来了六个人，他们之中可能就会有一位，他即使是单枪匹马也能够灭掉土耳其的全部军队。请注意我的话，先生们，请听我讲。一位骑士消灭二十万军队，你以为是件新鲜事吗？容易得很啦，就像是二十万人聚在一起只有一个脖子，或是二十万人都像是杏仁糕做的。你们知道，记载这种奇事的史书可是数不胜数哩！要是赫赫威名的唐贝利阿尼斯还活着，向我寻仇（因为我嫉恨的只有他一人），或是阿马迪斯·台·高尔家族绵延不断的子孙中有某

— 猿 —



位骑士在场，与这些土耳其人相遇，那景象将何等壮观！然而，我希望上帝会怜悯他的信徒，他一定会派人来，一些人即使不如以前的那么所向披靡，至少在勇气上也会旗鼓相当。上帝理解我意，我不多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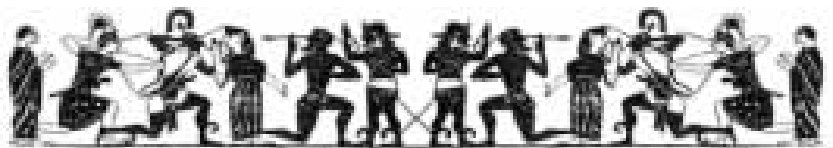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外甥女听到这里，发话了：“天啦！我舅舅还是在想当骑士哩，我敢用我的命打赌。”

堂吉诃德大声说：“我到死也是骑士。让土耳其人来吧，何时何地如何登陆由他们挑，倾巢而来我也不在乎。我再说一遍，上帝理解我意。”

理发师说：“我请求让我讲一段塞维利亚的小故事。这事的确像是专为眼下的情景设置的，所以我很想说说。”

堂吉诃德表示同意，其余的人也乐意听，于是理发师开始讲了：“某人疯了，被其亲戚送到塞维利亚的疯人院。此人学的是民法，在奥苏那大学得的学位。不过，许多人认为：即使他是在萨拉曼加大学拿的学位，也会发疯的。在疯人院里关了几年后，他自以为神智已经清醒，自欺欺人地给大主教写信，恳请他解救他于苦难之中。信写得十分虔诚，运用了一切可以想象的逻辑。信中说：出自上帝的仁慈，他脑子的不适已完全康复；只是他的亲戚还让他关着，他们好享受他的财产。他们打算昧着良心，让他到死作疯人。他一封接一封去信，谈论此事，神志清楚，思维严密，终于打动了大主教。于是派了他的一个教士去向院长了解事情真相，并要教士与疯子谈谈，如真的已经好了，就放他出去。教士去了，向院长问起那位先生的情况如何？院长回答说他仍是个疯子。他的确时常胡言乱语，和以前一样，这些信口开河至少可以抵消他清醒时的所有妙论。如果教士愿和他谈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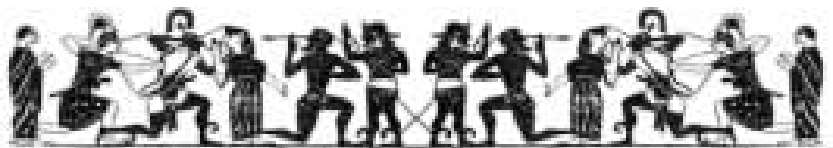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 源 —



就可以亲自发现这一切。教士决定试一下，去见了疯子，与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在整个谈话中，他一点也看不到他脑子失常的迹象。何止如此，他陈述时从从容容，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一语中的，使得教士不得不相信他的理解力已臻完境。他甚至还巧舌如簧地向教士控诉疯人院长，说院长受了他亲戚送的礼物钱财，凡是有人来看他，院长都说他还在发疯，时好时坏。不过说到底吧，他的大敌是自己的财富，他的亲戚一心想把他的财产弄到手，不愿承认他已靠上帝的慈悲，重新成了思维正常的人。简言之，他说得好听，结果是院长遭了嫌疑，亲戚成了贪婪无情之徒，而他本人则头脑完全清醒。教士决定带他出去，由大主教亲自判定整个事情的真相。为此，那位轻信的教士要院长归还硕士进院时带来的衣物。院长磨破了嘴皮，劝教士放弃计划，说这位硕士仍是疯子，头脑仍不清醒。但他没法说服教士，于是被迫同意了大主教的命令，把疯子原来的衣服还给他。这些衣服整洁而体面。

“脱掉疯子服装后，硕士发现自己穿上了正常人的服装，于是他要求教士大发慈悲，允许他与同院的前病友道别。教士想看看疯人院里的疯子，就告诉他要与他同去。于是他俩与旁边的几位一起上了楼。不久，硕士来到一个笼子似的栅栏前，里面关的是一个凶暴的疯子，不过当时他安安静静地。硕士对他说：

“‘兄弟，有什么事托我办吗？我就要回自己的家了，感谢上天，它慈悲无边，让我恢复了神智。你应倍感欣慰，要信仰智慧之父上帝，我相信他一定会像关照我一样，对你大发慈悲。我一定给你送一些好吃的东西来，你一定得想方设



法吃下去。我是过来人，我得告诉你：我有理由认定我们发疯的原因，就是肚里无食而脑里充气。打起精神，我的朋友，振作起来。一遇难就灰心丧气是会伤生减寿的。’

“就在那笼子间的对面还有一个疯子，他赤条条躺在一条旧草席上，全神贯注地听了这番话，嫉妒不已，便站起来，大声叫道：

‘是哪一位康复得这样好，这样聪明，就要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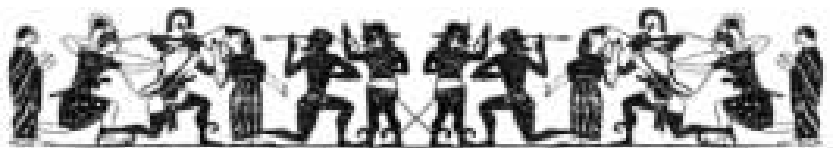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是我，兄弟，就要走了，’硕士回答说。‘我不必再呆在这里了。上帝慈悲无边，赐我福佑，我诚惶诚恐，终身难报。’

“疯子答话了：‘硕士，你说话得小心点，别上魔鬼的当。在你的故居里舒舒服服地过吧，足不出户，免得自寻烦恼，又给弄到这鬼地方来。’

“‘不会的，’硕士回答说。‘我向你担保，我不会有机会再到这儿来了，我知道我已全好了。’

“‘你好了？’疯子大叫起来。‘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再见吧。不过，我是朱比特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我凭至高无上的朱比特发誓：赛维利业把你当作神智清楚的人放你出院，这是种罪过；就凭这一桩罪过，我要严厉地报复这整座城市，让它永远记住，一代一代想起来就害怕。阿门。穿袍子的没脑瓜的可怜虫啊，难道你不知道我有这份能耐？我就是掌管雷霆的朱比特，我手中有火红火红的霹雳，可以让世界惊惧不已，可以让它成为一片灰烬。不过且慢，尽管这无知的城市对雷火的惩罚恰当其罪，我还是愿换一种惩罚方式：从我发出神咒的即日即时起，我只需关闭天上的水门，让这个城市不降一滴雨，四郊也不见一滴雨，整整三年！你

— 远 —



自由了！你好了！神智清楚了！我倒是疯子，关在这里不当人看！凭我神朱比特起誓，这城市决不能降雨，否则我情愿上吊。’

“在场的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些疯狂的叫嚷与威胁，硕士转向教士，拉着他的手说：

“‘先生，您可别让这疯子的话吓住了。别理他。如果他是朱比特，可以停雨，那我就是耐普图诺——水的父亲，管水之神。晃时下雨，何地下雨，都得听我的。’

“教士回答说：‘不过，尊敬的耐钦图诺先生，惹火朱必特先生毕竟有所不便。因此，请您还是在这儿多呆一会儿，什么时候方便了，我会另寻良机恭候，带您出去。’

“院长与随行诸公禁不住哈哈大笑，笑得那位教士几乎挂不住脸了。长话短说，耐普图诺先生的衣服给脱了下来，他仍留在那里，故事也就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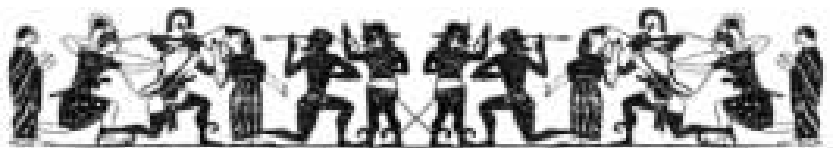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嗯，理发师先生，”堂吉诃德说。“这就是你所谓非常应景、非说不可的故事吗！哎，剃须高手！剃须高手呀！‘隔着筛子却不见一物，其瞎可知！’以德比德，以勇比勇，以貌比貌，以家世比家世——这总是不智之举、令人生厌，阁下注重实用，难道连这也不懂？我不是管水神耐普图诺，尊敬的理发师先生；我不明智，也不会装成哲人。我的目的、我惟一的要求是告诫人们：不尽力恢复崇尚骑士的盛世，是咎不可辞。过去的时代可以夸耀有骑士尽职保国、保护妇女与孤儿，除暴安良，我们这个堕落的时代实在不配有这么大的福气。现在你们的骑士，大多数更注重的是锦缎衣服与其它豪华物饰的沙沙声响，而不注重他们本应引以为荣的盔甲的铿锵之声。现在，再没有骑士愿意披挂齐整地在野

— 苑 —



外躺在坚硬的地面上，听任风雨肆虐。过去的骑士总是脚不离镫，倚着长枪赶跑入侵的睡意，而不是沉溺于酣睡，现在这样的骑士到哪儿去了呢？过去的骑士穿过广袤的森林，爬上陡峭的高山，走过荒凉可怕的海岸，经受狂怒咆哮的大海冲洗；他发现海滩上有一条小船，无帆无桨无桅杆，什么装备也没有，但他仍旧义无反顾，勇敢地扑上船去，把自己交给桀傲难驯的惊涛骇浪，一会儿随波峰上天，一会儿又跌到海底；他以无可伦比的勇气，终于战胜最猛烈的暴风骤雨，才发现他离原登船的地方已一万多海里。他在陌生的远方一跃上岸，历尽千万风险，值得铭刻于铜，而不止书录于纸。这样的骑士到哪儿去了呢？可现在，天啦！懒散娇慵胜过勤劳，安逸胜过艰辛，罪恶胜过美德，狂妄胜过勇敢，对武器的谈论胜过了苦练。这种货真价实的苦练，只是在那黄金时代存在并繁荣过，也只是在正宗骑士中间存在过。现在，我们何时听到过哪位骑士比赫赫有名的阿马迪斯·台·高尔更英武崇高？有谁比英格兰的巴尔梅林更老练？有谁比白骑士梯朗德更随和？有谁比希腊的李苏阿尔台更豪爽风流？有谁比唐贝利阿尼斯受伤更多而且伤人更多？有谁比贝利翁·台·高尔更坚韧不拔？有谁比费丽克斯玛德·台·伊尔加尼亚更胆大包天？有谁比艾斯普兰狄安更诚挚？有谁比唐希隆西琉·台·特拉西亚更谦恭？有谁比罗达蒙泰更勇敢？有谁比索布利诺王更谨慎？有谁比瑞那尔多斯更奋不顾身？有谁比罗尔丹更所向无敌？有谁比汝黑罗更温文尔雅？根据杜尔宾写的《环球志》，费拉拉姓的公爵全都是汝黑罗的后代。牧师先生，上述这些骑士，还有许许多多我无法提及的——他们是真正的骑士，是骑士精神的真正光荣与希望。我想向国王举荐的

— 愿 —



就是这样的人。这样，国王陛下既可有卓有成效为他干事之人，又可省下大笔开支，而土耳其人只有气得发疯，大揪胡子。就我而言，并不因为教士不肯带我出去，我就还打主意呆在这里。就算是照理发师先生的说法，朱比特不肯降雨，这里还立着一位哩，他肯降雨，能降雨，什么时候想降就降。我讲这些，是要让好心的剃头先生知道：我懂他的弦外之音。”

“说真的，尊敬的先生，”理发师说。“我并无恶意。上帝为我作证，我用心良苦。因此，希望阁下决不要误解。”

“误解不误解，”堂吉诃德回答道，“我自己最清楚。”

“好啦，”牧师发话了。“我差不多还没说过话哩。堂吉诃德先生的话使我产生了一丝疑虑，心中忐忑不安，临走之前，如蒙释去，将十分高兴。”

“再大的事，牧师先生都可以对我直言不讳。”堂吉诃德说，有什么疑虑你说出来吧，心中有事总是不舒服的。”

牧师说：“先生，既蒙允许，我得告诉您，我无论如何也没法使自己相信：刚才阁下提到的那么多骑士会是这世界上的真人，真正的血肉之躯。有关他们的传闻，全都是寓言、小说，谎言梦呓，说的人也是半睡不醒之辈。”

“这的确又是一种误解，”堂吉诃德答道，“许多人已被引入此种误会。他们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种骑士。在好多场合，我都多次为这清楚不过的事实辩护，以纠正出于偏见而几乎是大家都有的误解。有时我的成功不足以补偿我事业的尊严，但有时我获得了成功，因为有显而易见的事实支持我，我几乎可以斗胆说一句：我就亲眼见过阿马迪斯·台·高尔。他身材颀长，脸面白晰，表情生动中看，一部黑须修剪



得整整齐齐，神情令人敬畏而又和蔼可亲。他言辞不多，不易动怒，即使发火也很快平息。就像我给你们描述阿马迪斯的容貌一样，我想我可以胸有成竹地描绘出故事中出现的所有骑士的形象。只要如我一样理解到他们与故事书里描绘的别无二样，那么，根据一般法则，再根据我们了解到的他们的成就及性情，就很容易推断出他们的相貌、身材、肤色等等。”

理发师提问了：“先生，您看巨人莫冈德该有多高？”

堂吉诃德回答说：“到底有没有巨人，一直争论不休。不过，《圣经》里说有一些巨人，它描述的斐利斯人歌里亚斯就是一例。他身長七腕尺半，可谓高矣。《圣经》是没有半点虚假的。此外，在西西里岛发现了非常巨大的胫骨和肩胛骨，据此我们运用一些几何法则可以推算出这些骨头是巨人身上的，这些巨人高如巨塔。尽管有这些依据，我还是没法肯定地告诉你们莫冈德有多高。我倾向于相信他不很高，根据是描述他业绩的专著，里面说他常常睡在屋子里。既然还有房子容得下他，那他就显然不会太高。”

“一定是这样，”牧师说。他听到堂吉诃德这些奇谈怪论，觉得很有趣，于是，他列出瑞那尔多·台·蒙答尔班·奥兰多，还有法兰西十二武士中的其余几位，让堂吉诃德估估他们的相貌。

堂吉诃德回答说：“瑞那尔多的脸哩，我不揣冒昧地讲，肯定是宽宽的，面色是红红的，很霸道，性子特躁，喜欢结交强盗与不法之徒。至于奥兰多，或是叫罗兰多、或叫罗托兰多，史书上这三个名字都用过，我断定他是中等身材，宽肩，有点罗圈腿，肤色棕黄，红胡子，身上多毛，目光阴



沉，少言寡语，却又十分随和风趣。”

牧师说：“奥兰多的相貌如您所言，不过尔尔。那就难怪美丽的安杰丽加瞧不起他，而喜欢那位机灵漂亮、风流倜傥、刚长出胡子的摩尔人。她舍弃前者的粗鲁，而投入后者温柔的怀抱，也就无可指责了。

“牧师先生，”堂吉诃德说，“那位安杰丽加是个放荡的姑娘，一个到处大卖风情的淫荡角色，有点反复无常。她留给世上的是艳名，还有她那不羁的事迹。她鄙视成千的王子，鄙弃了全世界上千位最英武聪明的骑士，却选中了一个毫无价值没长胡子的小僮。他无财无势，惟一的名声就是能知恩图报，这是他钟爱自己的朋友达狄耐尔而赢得的。安杰丽加卑贱地失身之后（这些章节无疑对她的名声不利），就连为她的美丽大唱赞歌的著名诗人阿利奥斯陀也不敢、或者说不愿描述她的事迹了。就是这位阿利奥斯陀，在搁笔前写下了下面几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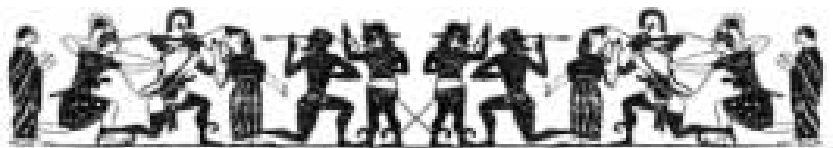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也许别的里拉琴能更好地弹唱

她与爱如何使他成了卡塔亚国王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预言，因为‘先知’的意思就是‘预言家’，而他与我们所称的‘诗人’是通用的。这一事实确实得到了验证。后来有一位著名的安达路西亚诗人为她哭泣，用诗行称颂她的眼泪。另一位是加斯底利亚头牌著名诗人，他以她的美貌作为自己颂诗的主题。”

“请问先生，”理发师说，“有这么多诗人为安杰丽加大唱赞歌，就不曾有一位讽刺过她吗？”

堂吉诃德回答说：“假如萨克利邦泰或奥兰多是诗人，我可以肯定他们会将她挖苦嘲讽一番。被虚拟的或虚情假意



的情人抛弃后，就用讽刺和嘲弄来报复，这是落魄诗人惯用的伎俩，胸怀博大者肯定是不屑为的。不过，我还真地从未听到过有什么诗歌嘲讽安杰丽加，尽管她在世上玩了那么多的花样。”牧师叫道：“这真是个奇迹！”正在这时，下面院子传来吵闹声，离开他们有一会儿了的外甥女和管家婆在大叫大嚷。他们中断谈论，一齐急急赶出，要了解详情。



第二章 桑丘·潘沙与堂吉诃德的外甥女 和管家婆大吵,以及其他趣事

这部史书告诉我们：刚才外甥女和管家婆发出的吵闹声，来源于桑丘·潘沙要强行进屋，而她们俩死拦着门不让进。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你这该死的流氓。”她们中有一人嚷着。“走吧，走吧，回你自己家去吧，朋友。就是你引得我可怜的主人满世界跑！他都疯了，堕落啦。”

“你这魔鬼管家婆！”桑丘答道。“发了疯、堕落了、满世界乱跑的是我，而不是你家主人！是他引得我到处跑，你们把事情弄颠倒了。他花言巧语把我哄出了家，说是要给我一个海岛，这岛还没到我手，我还等着哩！”

“让你那鬼海岛噎死你！”外甥女大声吼道。“你这该死的家伙！什么海岛！可以当饭吃吗？你这好吃鬼，哼！”

“住口！”桑丘答道，“不是吃的，是管的！我可以管得比任四个市或任四个京城官还好哩。”

管家婆发话了：“不管那么多，就是不让你进门，你这个一肚子坏水、满脑子诡计的家伙！滚，管你自己的家去！去干活，你这懒鬼！去种田，再不要枉费心机想什么海岛河岛了！”

听到这场对话，牧师和理发师非常高兴。而堂吉诃德则担心桑丘不知分寸，信口胡言，失口说出一些有损他声名的话来。他一面喊他进来，一面叫女人们别吵了。桑丘进来了，牧师和理发师向堂吉诃德告辞。他俩对他的康复已告绝

— 猿 —

